

隋唐五代名人年譜

四

北京圖書出版社

隋唐五代名人年譜四

北京圖書出版社



第四冊目錄

玉谿生年譜會箋	一
韓承旨年譜	五〇五
韓翰林詩譜略	五二一
武肅王年表	五二一
文穆王年表	五五一
南唐中主年表	五七九
忠獻王年表	五八五
忠遜王年表	五九七
忠懿王年表	六〇一
南唐後主年表	六二一

玉谿生年譜會箋序

玉谿生集行於世者宋本絕少概見朱長孺箋本出絳雲樓相傳尙是宋槩舊第文集則徐氏炯得之閩中然亦後人襍取英華諸書綴緝而成已非復樊南甲乙之舊箋者五六家自桐鄉馮氏詳註孤行天壤諸本皆廢其後惟陸祁孫合肥札記有說玉谿詩數條大抵蹈襲前人故與馮氏翻案道咸間吾鄉錢楞仙少司成始得其遺文二百餘篇於永樂大典與弟筮仙祠部同任箋注而疏通證明之功已遠不逮馮氏然馮氏視諸家雖善而於史學實疏其說詩也每不能以意逆志穿鑿時

亦不免蓋玉谿詩本奧博而舊史於宣宗一朝又簡策遺落故雖以馮氏之勤亦不能謂所得遂無遺憾也錢塘張君遯堪以沈博絕麗之才束髮卽寢饋於玉谿詩致力十餘年始成年譜會箋四卷於詩則採躡索隱於文則甄異覈同而鉤稽所至不但糾馮氏之失且可補劉昫宋祁之闕君學故長於史由史以通於詩故能精湛不苟過絕馮氏遠甚乙卯丙辰之交君客滻濱出以見示歎爲絕倫適余有搜耆叢書之役因索取而刊之既成獲見羅叔蘊參事所藏雁刹題名有令狐綯書三通一云侍御史令狐緒右拾遺令狐綯前進士蔡京前

進士令狐緯前進士李商隱大和九年四月一日一云
開成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令狐縉□□前字一云後十
六年與緘同登忽見前題黯然淒愴時方忝職禁署
大中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攷令狐縉大中三年九月充
翰林承旨知制誥大中四年十一月始同中書平章事
與題名忝職禁署合其爲右拾遺也較譜前一年惟玉
谿於開成二年登第唐摭言云得第謂之前進士大和
九年玉谿尚在隨計之列安得有前進士之稱殆不足
據雁刹題名爲宋宣和間人得唐賢遺跡補綴上石年
月往往淆錯君書不取足以見君之精審也君其他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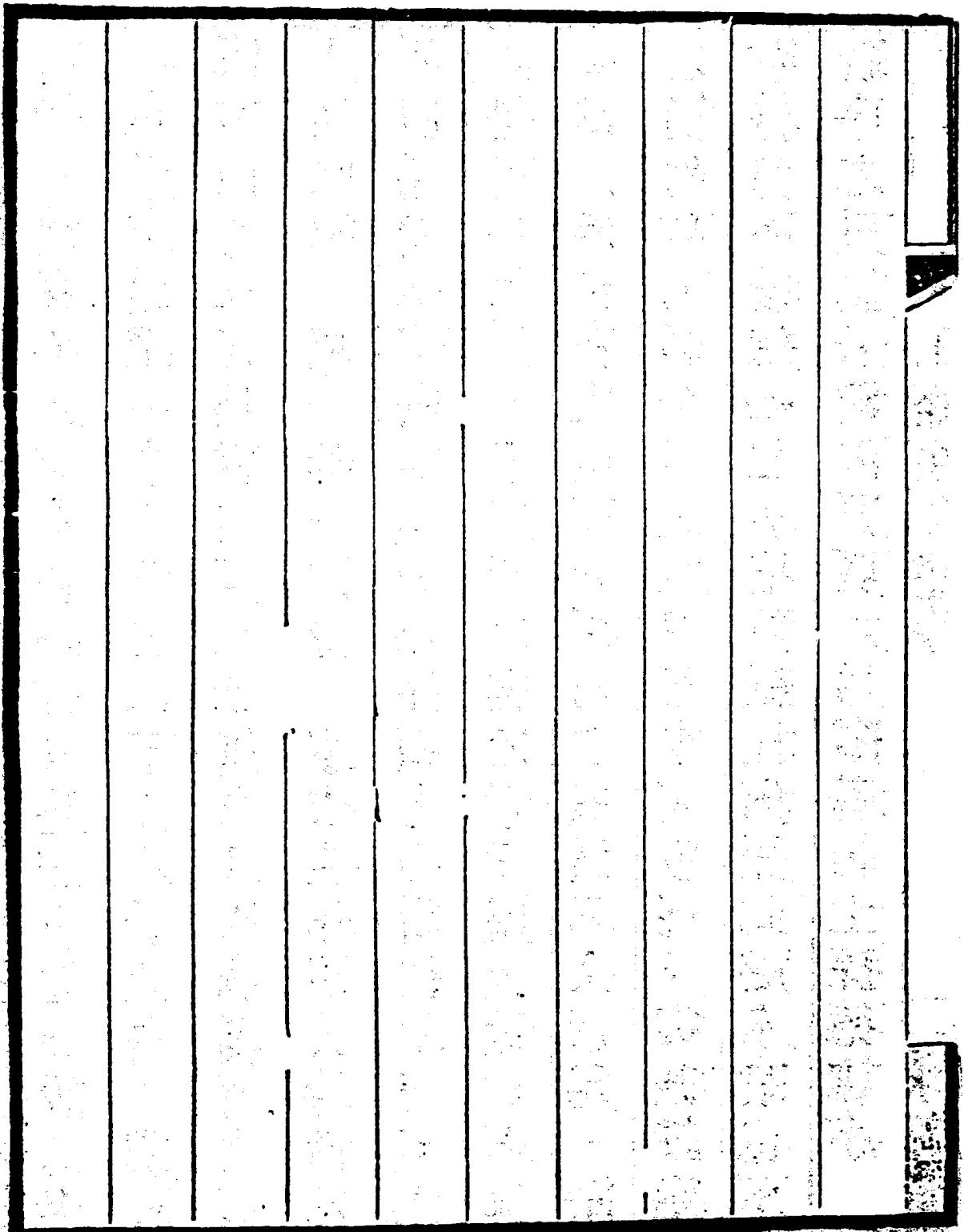
著尙富又工於詩見者多詫以爲似玉谿而制行狷潔
辛亥後蟄居窮海嘗一應史館之聘昔錢牧齋以桑海
餘齡箋杜少陵詩得季滄葦而後傳今君書余又刊之
而又同在白雞栖辰文武道盡之日三復斯編不禁感
慨係之矣丁巳夏五吳興劉承幹序

序

子與氏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有宋以來嗜古之士往往於詩家者流爲之編纂年譜者殆深得尙論之義乎然詮題歲月不盡疑年綴述生平豈必闡隱苟非融洽詩旨覃思寫精取證史聞裁爲實錄未有獲也義山之詩韜華耀采促絃錦瑟自寫其牢愁香炷哀箏非關於附物遺山論詩絕句惋歎鄭箋之無人其以是乎年譜之作託始吳江朱氏椎輪大輅實啟山林至桐鄉馮氏一字嚴爲增挹九章抉其離憂自謂所採史事惟取詩文印合斯固然矣若乃燕

臺興詠適當感遇之秋蜀川徂征詎在悼亡之後凡諸
乖迕猶俟攀覈把翫辭意未足懸符亦由補編晚出不
經月寓故也吾友張君孟劬始自綺歲輒喜造謳抗心
所希便以樊南爲祖於是通意內之隱索絃外之趣高
桐霏霧識栖託之無從衰柳斜陽慟年芳之易晚史公
所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庶幾遇之幽賞旣眞元解自
闢積稔斯久遂成年譜會箋四卷謂之會箋者蓋以握
睇篇翰整比歷牒博綜往聞義取甄表也夫撰述年譜
徵之史傳其要宜矣然史家載筆粗立條流敷陳梗略
如是而已若詩人者其憂生念亂陳古諷今輿航登涉

之勞紺縞交游之契未必悉詳其籍記也語曰說詩者
以意逆志是謂得之作譜之法不在茲乎此書於朔雁
傳書自悲失路舊鶯回夢致慨無衣凡扶牀纔解之辰
入洛賦歸之際一游一豫胥有據依使非精於詩者其
所以隱詞詭寄安能體知幾探蹕之心緝仁軌行年之
記是可爲治譜學者別開戶牖昭示津塗也孟劬著述
闕富已傳世者史微而外復有白喉通考余皆爲一辭
之贊附驥而彰今以此編弁言來相敦促反復循誦竊
歎魯言而後綴學孳多搖裂紙札猶覺此祕未睹也不
辭序之其詞云爾丙辰夏六月隘堪居士孫德謙序



序

善哉孟子之言詩也曰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顧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果何修而能使我之所意不失古人之志乎其術孟子亦言之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則古人之詩雖有不能解者寡矣漢人傳詩皆用此法故四家詩說之見序序者序所以爲作者之意也毛序今存魯詩說之見於劉向所述者於詩事尤爲詳盡及北海鄭君出乃專用孟子之法以治詩其於詩也有譜有箋譜也者所以

論古人之世也箋也者所以逆古人之志也故其書雖宗毛公而亦兼採三家則以論世所得者然也其易毛之最著者毛詩序以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爲刺幽王作鄭君獨據國語及緯候以爲刺厲王之詩於譜及箋並加釐正爾後王基王肅孫毓之徒申難相承泊於近世迄無定論逮咸豐間函皇父敦出於關中而毛鄭是非乃決於百世之下敦銘云函皇父作鼎自豕鼎降十又兩罍兩壺周媼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周媼猶言周姜卽函皇父之女歸於周而皇父爲作媵器者十月之交薨妻魯詩本作閭妻皆此敦函之假借字畱者其國或氏媼者其姓而幽王之后則爲姜長於毛卽此可證信乎論世之不可以已也故鄭君序鄭

詩譜曰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治古詩如是治後世詩亦何獨不然余讀吾友張君孟劬玉谿生年譜會箋而益信此法之不可易也有唐一代惟玉谿生詩詞旨最爲微晦遺山論詩已有無人作鄭箋之歎三百年來治之者近十家蓋未嘗不以論世爲逆志之具然唐自大中以後史失其官武宗實錄亦亡於五季故新舊二書於會昌後事動多疏舛後世注玉谿詩者僅求之於二書宜其於玉谿之志多所扞格也君獨旁蒐遠紹博采唐人文集說部及金石文字以正劉宋二書

之失宋次道之補亡吳廷珍之糾繆君殆兼之而一寄
於此書以古書例之朱馮諸君之晉齊魯韓毛之序也
君書則鄭君之善與箋也其所存固質諸古而無
疑其未及論定者亦將得其證於上之下鄭君說小
雅十月之交其已事也君嘗與余論浙東西學派謂浙
東自梨洲季野謝山以訖實齋其學多長於史浙西自
亭林定宇以及分流之皖魯諸派其學多長於經浙東
博通其失也疏浙西專精其失也固君之學固自浙西
入而漸漬於浙東者君曩爲史徵以史法治經子二學
四通六闢多發前人所未發及爲此書則又旁疏曲證

至誠至悉而孰知其所用者仍周漢治經之家法也故
述孟子鄭君之言以序君書意亦君之所首肯乎丁巳
六月海甯王國維

